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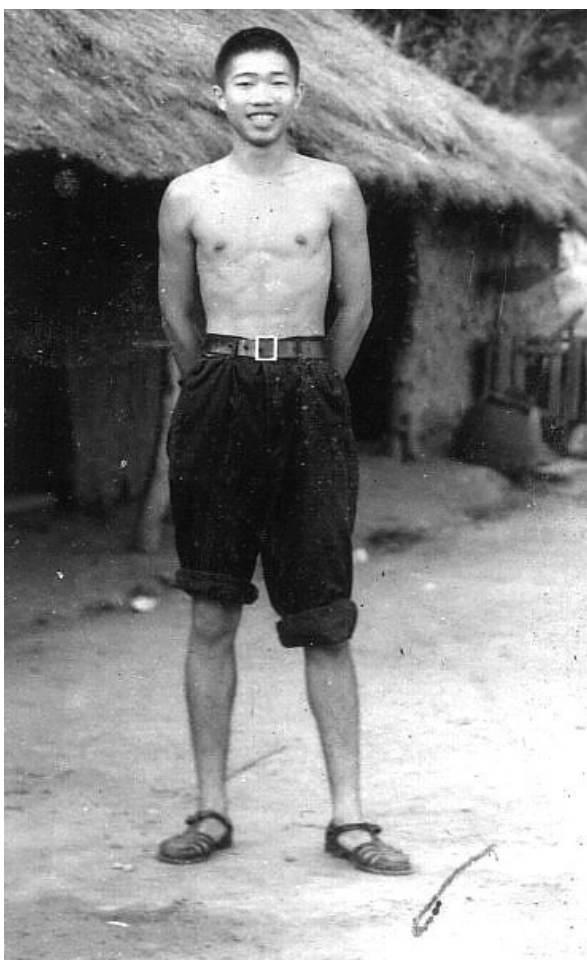
## 四十年了……

中国知青运动40周年回顾

华盛顿地区有好几位当年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不少影视、文学作品都有对那里的知青生活做过全景式的展现。然佑曾的这篇短文，仅以一小小茅屋道尽万千——诙谐串着凝重，苦涩拌着温馨；情真真，意醇醇。

### 我的山涧寓所

陈佑曾



一张我的老照片。太老了，太多的斑斑点点，本来想修饰一番，但太费时间了，就招摇这原装的吧。

这是1973年在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团部摄影师下连队现场服务时给我拍下的照片。当时，我刚刚割完胶，收了胶水后收工回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凌晨4:00起床去橡胶林割胶。那天，我放下胶刀胶桶就拍了这照片。这是我在海南岛兵团时的常态装束。只是割胶时穿的胶靴已经换成了凉鞋。这与黑龙江和内蒙的兵团战士们裹着军大衣，戴着大绒毛皮帽有着显著的地域差异。身后的草屋就是我的山涧寓所，照片左侧的黑洞洞就是我的房门，我在那里住了四年。

这草屋的屋顶覆盖约半尺厚的茅草，故称茅房。开始听着有点别扭，但大家都管它叫茅房，不久也习惯了，只是不知这等茅房与那等茅房在名词上如何区别。这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似乎并不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两者的判断，对话中人们会自然地对同一个名词的两种定义准

确判断，正确使用。

这茅房是兵团战士们自己动手盖的。满山的原始老林，遍野的茅草，我们从不为建筑材料发愁。筑墙壁时，先用手指粗一人高的灌木枝条编成篱笆状，然后抹上和了碎茅草的稀泥，泥巴干了墙也算筑好了。每间房的外墙上留有一尺见方的窟窿作采光通风用，算是窗户。

这茅房大约三十米长，四、五米宽，里面间隔约十个房间，刚下连队时每个房间住三四个我们。隔墙当然也是灌木枝条编、泥巴糊的，高约两米，只有室内全高的一半。所以，房间与房间并没有完全隔断，从矮矮的隔墙墙头到大草屋顶是空的，远离自己四、五家远的邻居们嬉笑打闹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站在床上就能观察“别人的家”。

那等茅房与我住的茅房距离很远，想方便的时候很不方便。后来，我因地制宜，在后墙上适当的高度挖个小洞，插上敲掉瓶底的汽水瓶。那瓶子的大头朝里，小头朝外，做里通外国之漏斗状，想方便时就方便了。海南频繁的暴雨通常会把人类释放的各种味道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我既方便了自己又不会对居住的大环境造成本质上的伤害。这是同屋的两个知青陆续搬走后，我为改善生活做的一项基本建设。

女同学大都装备一个小痰盂（以前中央首长接待外宾时沙发旁的茶几下放的那种）做尿盆。晚上睡觉前，她们在那小容器里释放出清脆的声响在矮矮的墙头上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犹如清澈悦耳的山泉叮叮咚咚，绕梁过墙飘飘渺渺，给邻居的男同学们留下美丽的、模模糊糊的幻想……

我们睡的床也是用大大小小的树枝们构筑的。两根小臂粗、带丫的树枝相距约 90 厘米，种下地里，在两丫间放上一根也是小臂粗的树枝，这就等效于广东一般人家支床板用的桥凳。在两个这样的床架间排列上许多约两米长、擗面杖粗细的树枝，这就等效于床板了。然后用一种树皮（麻皮）缠紧固定，一张床就成型了。所以，用“构筑”这个词形容造床的过程是合适的。我的床也是豆腐渣工程，崭新的床，睡到半夜时分会轰然坍塌。头半年，每月总会塌那么一两次。后来，经过不断地加固，我的床也茁壮起来了。第二年春天，我那种在地里的床架冒出了青翠的嫩叶，看着挺可爱。我悉心照料着我的床，隔三岔五的给我的床浇点水。可惜茅房里光线过于昏暗，尽管我给我的床施了化肥（尿素），我的床还是一副营养不良、病病殃殃的模样。

如今，已经不会有人再住这样的茅房，睡这样的床。这段经历已经远离我近四十年了，在那块土地上，知青们洒过汗水，流过鲜血，贡献过青春。我们相互搀扶着走过那段历史，走进了新的时代。回首往事，我，无怨无悔。(完)

[作者系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二团十三连成员]

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回顾这些坎坷的历程，好些人总想说点什么。值此大规模上山下乡四十年之际，大华府中国知青协会希望大家一起动手，都来写点东西。来稿请寄 [ZQ40DC@yahoo.com](mailto:ZQ40DC@yahoo.com)（华盛顿中国知青协会供稿）